

贾平凹
著

本卷题自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先生生活琐感、知人论世之作皆录于此，谓之诸事于胸，了然无碍。凡百又二十一篇，自成一卷。



世事洞明皆学问

贾平凹散文

【卷四】·人事

世事洞明皆学问

贾平凹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事篇/贾平凹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1. 11
(贾平凹散文:4)
ISBN 978—7—5392—6207—9

I. ①世…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069 号

世事洞明皆学问——贾平凹散文[卷四]·人事

SHISHI DONGMING JIEXUEWEN——JIAPINGWA

SANWEN[JUANSI]·RENSHI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33000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恒特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本 27.25 印张

ISBN 978—7—5392—6207—9 定价:49.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1—400

目 录

001	盼儿	103	念蒙万夫老师
003	母亲	105	四十岁说
006	两代人	108	李正峰先生
008	一位作家	111	看人
013	老人和鸟儿	117	说话
016	初人四记	119	方英文
060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121	说家庭
063	编辑逸事	124	说生病
065	胡小毛演孙悟空	126	我不是个好儿子
066	佻族少女	130	说请客
068	祭父	133	说花钱
076	男人眼中的女人	135	说白烨
078	关于父子	138	说房子
082	闲人	141	说孩子
086	奕人	143	说奉承
090	名人	146	我的老师
095	平凹作画记	148	说死
101	王愚	152	说美容

——《人物草稿》之一

- | | | | |
|-----|-----------|-----|-------------|
| 154 | 好女不戴金 | 233 | 我是农民 |
| 156 | 饮者 | | ——乡下五年记忆 |
| 158 | 美食家 | 239 | 听来的故事 |
| 163 | 缘分 | 241 | 相思 |
| 167 | 治病救人 | 244 | 方韵 |
| 170 | 朋友 | 246 | 变铅字的时候 |
| 172 | 乡党王盛华 | 248 | 读“吃喝玩乐” |
| 175 | 名角 | 250 | 人事 |
| 179 | 说舍得 | 252 | 看展览 |
| 180 | 孤独之夜 | 254 | 说花钱 |
| 181 | “文革”的故事 | 256 | 阿明的幽默画 |
| 183 | 孤独地走向未来 | 258 | 我就要在将来埋葬了你 |
| 185 | 李相虎 | 261 | 奔向地平线 |
| 187 | 李广瑞 | 263 | 不嫌弃 |
| 189 | 怀念金铮 | 264 | 成名之后 |
| 192 | 先生费秉勋 | 265 | 大夫薛志俊 |
| 194 | 五十大话 | 267 | 大家都是一样的 |
| 197 | 爱的踪迹 | 269 | 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 |
| 200 | 知道 | 271 | 告别过去的杨晓阳 |
| 203 | 哭婶娘 | 275 | 画人记 |
| 208 | 我的小学 | 285 | 家住西安 |
| 213 | 初中毕业后 | 289 | 喝酒 |
| 217 | 西大三年 | 292 | 看两人世界 |
| 219 | 独白 | 294 | 看世界杯足球赛 |
| 222 | 笑口常开 | 320 | 埋葬三毛的灵魂 |
| 224 | 到“曲江春”吃酒 | 323 | 明月清泉自在怀 |
| 226 | “优待知识分子” | 325 | 敲门 |
| 228 | 运动员和观众的哲学 | 328 | 说车 |
| 229 | 王炎林 | 329 | 太阳路 |
| 231 | 好读书 | | |

- | | | | |
|-----|---------|-----|-----------------|
| 331 | 土地之神 | 370 | 人病 |
| 333 | 问 | 376 | 门 |
| 334 | 我是贾平凹 | 379 | 钓者 |
| 338 | 西安的贤德们 | 384 | 天马 |
| 341 | 学会拒绝 | 387 | 王木犊传 |
| 343 | 幽默频道 | 390 | 拜佛 |
| 344 | 在玫瑰园里 | 391 | 坐佛 |
| 346 | 真品 | 392 | 食神 |
| 358 | 祝愿先蹈 | 394 | 我说柏雨果 |
| 359 | 答人问奖 | 397 | 观看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赛 |
| 360 | 耍蛇记 | 420 | 说铃 |
| 362 | 在这块土地上 | 421 | 说你 |
| 365 | 自在篇 | 423 | 说手术 |
| | ——文外谈之一 | 425 | 小楚 |



盼 儿



当军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我的爱人突然拉住我的手说：“你要走了，给他起个名吧。”“他是谁？”爱人瞪了我一眼，害羞的目光就落在凸起的肚皮上。哦，我笑了，说：“我不能给他过满月了，男吧，女吧，只盼望他快快长，就叫盼儿吧。”四年了，我没有见到我的盼儿，每当我在边防上站岗，看见西天上的第一颗星星亮了，我总想：那是盼儿的眼睛吧。四岁了，他该有一枪托高了吧，他还没叫过我一声爸爸呢！

这一天，我刚要去上岗，爱人又来了信，拆开一看，竟是一份儿童心身发育测验表。表上写着，盼儿很健康，身长 38.4 吋，体重 33.8 磅，这么重哟，我一手恐怕也拎不起来了哩！

再往下看。就是智力测验栏，上面写着：

你姓什么？

贾盼儿。

叫什么名字？

贾盼儿。

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妈妈上课，爸爸当解放军叔叔。

馍馍从哪里来的？

伙房里拿来的。

衣服从哪里来的？

商店里买的。

什么东西是甜的？

糖。

什么东西是酸的？

杏。

什么东西是苦的？

杏仁。

你喜欢玩什么？

抓雀儿看它的翅膀。

你长大了爱干什么？

当陈景润叔叔。

我笑了，多么天真的孩子，多么可爱的孩子！幸福像雨露般滋润着他，伙房里有他吃的米饭、馍馍，商店里有他穿的海军衫；他吃着甜糖蜜果，他只知道世界上最苦的是杏仁，他的幼小的心灵，像一朵娇嫩的玫瑰花儿，只有花蝴蝶才敢动它！

做了孩子爸爸的我，被来信陶醉了。这时候却想起了我的爸爸。我一岁的时候，爸爸扛了枪抗美援朝去了，后来听妈妈给我说，他走的时候，摸着我的头说：孩子，爸爸走了，不打走美国侵略军，咱们的新中国就保不住！他走了，打了一年仗，最后就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了。爸爸要是活着，他一定眼红我的孩子，一定会高兴得笑了。可是，盼儿，他恐怕并不懂爷爷为什么会牺牲在朝鲜，又恐怕还会怨他的爸爸为什么一走四年，竟不回去看他呢！

母亲

浅儿是我的女儿，四个月了，才刚刚会笑，没有音儿的，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

第一个发现这笑的，是我的妻子，浅儿那美丽而善良的母亲。那是树发芽，春正浅的日子，我们到姨家去，在车站上车，孩子就在她的手掌上旋转，一口一亲，全然不理睬旁边的人了。突然，就对我叫道：“快，快来哟！”我跑过去，孩子躺在怀里，均匀地呼吸，阳光下，看见了那脸上茸茸的毛儿，豆芽菜般的嫩。她说刚才是笑了；就再去逗，却终未再逗得出来。她便很是替我遗憾了，说那笑得好，金色的，甜丝丝的，使人心惊慌地酥酥颤……“孩子是认得我了，是专给她母亲笑的哩！”周围的人都是听得有趣，吃吃地笑。她好像获得了奖赏，越发有兴致了，说那笑是极像玫瑰花儿在绽哩。

她真是有些傻了，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那个时候，她十分腼腆，没有事了，是不大出门的，一整天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事。现在，她不甘寂寞了，喜欢种花，喜欢读诗，喜欢到充满阳光的田野去；一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她抱了孩子在那里了。她个儿不高，长得娇嫩，谁也想不到是养孩子的时候。“谁的宝贝？”人问。“我的呀！”她说。脸不青不红，问的人倒不好意思了。她就大笑，显得很骄傲，似乎这个世界上，她是最富有的、有奇功可居的人。

而且，我发现她慢慢有一种虚荣心了，极喜欢恭维。谁要说句：这妞儿长得疼哟！脸子白呀！鼻子俏呀！她就对谁十二分的好，一路跑回来，要一次又一次给我复述这些赞美词。末了，激情还是发泄不了，就抱了孩子在院子里跳着跑，快活得像一头麝，为自己的香气而

发狂了哩！

记得结婚前去一个朋友家，那人生了孩子，才过了周岁，她在那房里只呆了五分钟，不喝她家的水，连炕沿儿也不肯坐，出来对我说：“一股尿臊味儿！”如今说起这事，她就笑了，骂自己一声“幼稚”。我便看见她常常用手去拧孩子尿布；拉下屎了，还要凑近去看那颜色，说是孩子受冷了，受热了。有时正抱着，孩子突然尿下了，我叫了起来，她忙分开孩子的腿，问：“浅儿裤子湿了？”“没有。”我说，“全尿在你裤子上了！”她就说：“不要惊动，让尿吧，一惊动就会不尿了哩！”她那裤子上常常就看见有尿的白印儿。但是，孩子的裤上，是不允许有一点湿的，因此，我总免不了被惩罚似的夜夜在火炉上烘那湿的裤子。

慢慢地，我嫉妒起我的小浅儿了。这孩子没有出生前，我是魂儿，一下班回来，她就让我陪着地说话，给我撒娇，一颗糖儿也要我吃一半她才肯吃的。现在的重点，彻底是转移了，孩子成了她的心肝儿。可以说，我之所以对孩子好，是为了讨得她的喜欢，而她待我好，也只是我好待了这孩子。我从京城托人给她买了高级毛线，是让她打些时髦的上衣和头巾的，她却全给孩子打了衣、裤、帽、袜。孩子穿不过来，她一有空就翻出来看看，像我翻素材札记一样入味。

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了，我给家里写了信，偏不提孩子的事，她回信了，说：“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呢？你走了，你一定觉得是清静了，可我，还是每夜每夜哄着浅儿睡，她还和我拉话儿哩（当然你是听不懂的）。你要爱浅儿，咱们在产床上就定了的。只要这一个，你要不爱，那会伤我心的。你瞧，孩子多漂亮，那眼睛多亮啊……或许，你是在心上爱她，爱得比我还深，但是，你要表现哩，傻瓜！”

于是乎，我的心情慢慢轻松了，才知道是我错了，原来这世界上爱，是无限的！以后的日子里，我果然发现，浅儿的出现，不是分散了她对我的爱情，而是更深沉了，更巩固了；该我十分感谢这孩子了！

孩子简直是我们家的小太阳了，一切都围绕着她转起来。但我，心里却时时泛起一种隐隐的苦恼，因为我没有了时间，也收拢不下思

想去弄我的文学了，愈是写不出来，便越发地苦恼了。她就抱了浅儿过来，说：“苦恼什么呢？咱是不行了，可咱有孩子啊！你掂掂咱的后代，她会有出息的，咱们就好好培养她吧！瞧，孩子对你笑了！”

我的浅儿，果然在向我笑了哩，虽还是那么无音儿的，在嘴唇上迅速一闪地微笑，但她毕竟是认得我这做爸爸的了么？

我笑了，我多么感激我的浅儿，多么感激我浅儿的美丽而善良的母亲啊！

（本文有删减）

两代人



一

爸爸，你说：你年轻的时候，狂热地寻找着爱情。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就在你对着月光，绕着桃花树一遍一遍转着圈子，就在你跑进满是野花的田野里一次一次打着滚儿，你浑身沸腾着一股热流，那就是我；我也正在寻找着你呢！

爸爸，你说：你和我妈妈结婚了，你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就在你新喜之夜和妈妈合吃了闹房人吊的一颗枣儿，就在你蜜月的第一个黎明，窗台上的长明烛结了灯彩儿，那枣肉里的核儿，就是我，那光焰中的芯儿，就是我。——你从此就有了抗争的对头了！

二

爸爸，你总是夸耀，说你是妈妈的保护人，而善良的妈妈把青春无私地送给了你。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妈妈是怀了谁，才变得那么羞羞怯怯，似莲花不胜凉风的温柔；才变得绰绰雍雍，似中秋的明月丰丰盈盈？又是生了谁，才又渐渐褪去了脸上的一层粉粉的红晕，消失了一种迷迷丽丽的灵光水气？

爸爸，你总是自负，说你是妈妈的占有者，而贤惠的妈妈一个心眼儿关怀你。

可是，爸爸，你知道吗，当妈妈怀着我的时候，你敢轻轻撞我一下吗？妈妈偷偷地一个人发笑，是对着你吗？你能叫妈妈说清你第一次出牙，是先出上牙，还是先出下牙吗？你的人生第一声哭，她听见过吗？

三

爸爸，你总是对着镜子忧愁你的头发。你明白是谁偷了你的头发里的黑吗？你总是摸着自己的脸面焦虑你的皮肉。你明白是谁偷了你脸上的红吗？爸爸，那是我，是我。在妈妈面前，咱们一直是决斗者，我是输过，你是赢过，但是，最后你是彻底地输了的。所以，你嫉妒过我，从小就对我不耐心，常常打我。

爸爸，当你身子越来越弯，像一棵曲了的柳树，你明白是谁在你的腰上装了一张弓吗？当你的痰越来越多，每每咳起来一扯一送，你明白是谁在你的喉咙里装上了风箱吗？爸爸，那是我，是我。在妈妈的面前，咱们一直是决斗者，我是输过，你是赢过，但是，最后你是彻底地输了。所以，你讨好过我，曾把我架在你的脖子上，叫我宝宝。

四

啊，爸爸，我深深地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我，而有了我，我却是将来埋葬你的人。但是，爸爸，你不要悲伤，你不要忌恨，你要深深地理解：孩子是当母亲的一生最得意的财产，我是属于我的妈妈的，你不是也有过属于你的妈妈的过去吗？啊，爸爸，我深深地知道，有了我，我就要在将来埋葬了你。但是，爸爸，你不要悲伤，你不要忌恨，你要深深地相信，你曾经埋葬过你的爸爸，你没有忘记他是他的儿子，我怎么会从此就将你忘掉了呢？

一位作家

东边的高楼是十三层，西边的高楼也是十三层，南边是条死胡同，北边又是高楼，还是十三层。他家房在那里，前墙单薄，后墙单薄，方正得像从高楼上抛下的一个纸盒，黝黑得又像是地底下冒出一块灰石。楼上人说住在这里乐哉，他也说乐哉；楼上人见他乐哉了而又乐哉，他见楼上人瞧他乐哉而乐哉，也便越发更乐哉。他把楼不叫楼，叫山；三山相峙，巍巍峨峨，天晴之夜往上望去，可谓“山高月小”。楼上人称他房亦不为房，叫潭；遇着雨季，三层楼以下水雾迷茫，直待雨住，水仍流泻不止，可谓“水落石出”。

他曾买过电视机，可方位太不好，图像总是模糊，只好忍痛割爱转卖了。但表是走得极准的：十一点零五分，太阳准时照来；三点二十四分，太阳准时便归去。他会充分利用这天光地热：花盆端出来，鱼缸端出来，还有小孩的尿布，用竹竿高高挑起，那虽然并不金贵，但在他的眼里，却是幸福的旗子。

他从来不奢华，口很粗，什么都能吃，胃是好极好极的，只是嗜好香烟如命，一天一包，即使伤风感冒也吸吐不止，因为烟吸得多了，口里无味，便喜食辣子，面条里要有，稀饭里也要有，当然面条最好，但愿年年月月如此。再就是爱书，坐下看，睡下看，走路也看，眼睛原本好好的，现在戴了眼镜，一圈一圈的，像个酒瓶底。于是，别人送他一副对联：“片片面，面片片，专吃面片；书本本，本本书，专啃书本。”他看了，也不恼，说是两句都是一个“专”字，不符合对仗，下联该改成“尽”字为妙。

他极善的心性，妻子亦善极，结婚五年，谁也不嫌弃这所房子，

白日一个勺把，夜里一个枕头；爱情固然亲密，生活提供他们的这点地方，窄小得也只能亲密。房内是分为三处的：北墙下一张桌子，那是他的世界，独来独往。墙上贴名画，桌边堆书籍报刊：普希金的也有，舒婷的也有，曹雪芹的也有，王蒙的也有。有的红蓝墨笔画满圈圈道道；有的打开，久而不合，纸被灰尘浸得昏黄。桌上一铜钱厚灰土，但一个小三角洁净异常：一角是经常放纸，两角是经常搁肘。东墙角是一台缝纫机，那是妻的天下。要是缝补，脚在下踩，手在上拉，她是机器的主人。缝完了，补完了，机头放下，台布铺好，压一块光光亮亮的玻璃，下放她的照片，他的照片，她和他的接班人的照片，全都着色，红是润红，白是嫩白。西墙下一个小柜，那是儿子的王国，文有画册，武有手枪，积木、魔方塞得狼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谁也不能侵犯谁，只有南墙下一张大床上，和平共处，至亲至善。可惜光线太暗了，他刮胡子要到门外，妻梳头发要开灯对镜。他便叫来纸糊匠，将顶棚如烟肉一般直扎而上，上边揭瓦嵌块玻璃，算是天窗。从此房子明亮，却如站在井口往下看，幽幽一片神秘，但确实更像是坐井观天，天是一块方镜。白日，太阳照下，光束一柱，儿嚷道要爬柱而上；夜晚，一家吃饭，星月在镜中，他就来个“举杯邀明月”，三杯便醉。

什么都可满足，只是时间总觉不够。白日十二个小时，他要掰成几瓣：要给吃喝，要给儿子，要给工作，要给写作。早晨为儿子穿戴，他去巷口挑水，小米稀饭常常便溢了锅。吃罢饭，妻工厂远先走了，他洗锅涮碗，送儿子到幼儿园，儿子不肯去，横说竖劝，软硬兼施，末了还得打屁股，一路铃声不停，一路哭声不绝。晚上回来，车后捎了菜，饭他却是不做的，衣服他也是不洗的，进门就坐在桌前写。纸是一张一张地揭，烟是一根一根地抽，“文章无根，全凭烟熏”。这真理他是信的，妻接了儿子回来，大声不出，脚步轻移，开炉子，擀面条，热腾腾地捞上一碗了，却不叫他名，偏让儿喊爸。吃罢饭，一个又是写，一个去洗衣，写好了，他爱哼秦腔，却走腔变调，儿说是拉锯呢。妻让念念他的著作，他绘声绘色，念毕了，妻说“不好”，他便沉默；若说“好”字，他又满脸得意，说是知音，过去

“嘞”的一声，飞吻一口，儿子嫉妒，也要叫吻他，立时爸吻了娘再吻我：一个快乐分成三个快乐也！

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编辑不复信，总是一张铅印退稿条，有时还填个名姓，有时则名姓也不填，妻说：“你没后门吧？”他说：“这不同于别的事！”一脸清高，妻再说：“人家都千儿八百有稿费，你连个铅字都印不出。”他倒动气了：“写作是为了钱？！”妻要又说一句：“你怕不是搞这行的料？”他答一声“哪里！”却再不言语了。到了床上，还在构思，如临产的妇女，辗转不已，妻就猫儿似的悄然，他不忍了，黑暗里还在说：“你要支持我哩……”

他眼泡常是红肿的，那是熬夜熬的；他嘴唇常是黑黄的，那是抽烟抽的。衣虽然肮脏，但稿件上却不允许有半个黑墨疙瘩；脸虽然枯瘦，但文中人物却都极尽俊美；甚至他一切不修边幅，但要求儿子、妻子却要时兴。妻说这是怪毛病，他说：我是缺少的太多了，我也是需要的太多了。他羡慕别人发表了作品，更眼红别人作品得奖。他有时很伤感，偷偷抹了泪，但他又相信自己，因为风声、雨声、国事、家事，他装了一肚子故事。要歌唱，但没有一把琴；要演说，又没有讲台；只有这支笔写出来给自己看，给世人看。但是稿件发表不了，他苦恼，妻更焦心，妻便是他第一个读者，也是他最后一个读者；读者虽少，但总算有了读者，他心里安妥了许多。

可怜的是人到了中年，上有父母，年纪都大了；下有儿子，正是淘气时候。月初发工资，他要算着开支：第一件事是给老家邮十元，第二件是给儿子买玩具，承上启下，这是雷打而不动。再是为他买稿纸，再是为她购化妆品。他呢，一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浑身都响；一件夹克，翻过来也是穿，翻过去也是穿。老母常接来，吃不起鱼虾，就买猪头，一个蒸馍，一半个猪耳朵，双手递在娘手里。夫妻两个说不上是举案齐眉，倒也是头上是天，各顶一半，有了钱也去吃螃蟹，没了就烧面疙瘩汤，心里快活，喝口凉水也是甜的。他们老听见楼上的一对夫妻打架，鞋子、枕头从窗口飞下来。他们不明白，那家

电视机有，洗衣机有，打的什么架？更有听说某某“长”的老婆空虚无聊而自杀了，便要谈说几天，百思不得一解。

世人都盼星期天，他也盼星期天。世人星期天上大街、逛公园，他星期天关门就写作。写得累了，对着方镜看看天，再对着窗子看看楼的山。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城市的大自然都压缩在一个凉台上了，有的洗了被单挂着，他想象那是白云：云卧而不散，深处必有人家？有的办家庭舞会，他醉心是仙乐从天而降，吟出一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当层层凉台都坐了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乐得嗤嗤笑，说像是麦积山的佛龕。他走出门来，楼上有认识的，一上一下寒暄几句，不认识的，给他一个笑脸儿，他还一个笑脸儿。有的问：“还在写吗？”答：“还在写。”就有人劝他别受苦，他哼一声，进屋把门关了。他干不了投机倒把，又不会去炸油条做生意，让他在家闲着？楼上楼下的女人他都看了，没一个有他妻子漂亮，巷口巷尾的扑克摊上，妻子也看了，从没他的身影：是是非非不沾身，公安局人来了心不惊，一个美丽，一个高尚，合二为一，光荣门第。

坐小车的不到他房子来，这是肯定的。但三朋四友却踩破了门：有做工的，有跑堂的，有卖菜的，有开车的。来了，有酒且酌，无酒且止，宾主坐列无序，谈笑天空地阔。这个讲他工厂里一个好的书记，那个骂街道一个流氓泼皮；说起天下大事，哪儿丰收了，眉飞色舞，哪儿受灾了，一脸愁云。直谈到零时交节，客人走了，弥一屋烟雾，留一地烟蒂，妻也不恼，他也不烦，拉开稿纸又写起来。大的故事写长篇，小的素材写小品。北京的大出版社也敢投，市报的“刺猬”栏也敢投；发不发是编辑的事，写不写他有责任。要不对不起三朋四友，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常常一写一夜，妻子也得了毛病：不开灯倒睡不着，不闻烟倒鼻不通。

最有趣的是稿件往外投，信封严严实实地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夫妻到邮局去，让儿子拿着往邮筒里塞。塞进去了，塞进了三颗扑腾腾跳跃的心。于是，大马路显得宽广，行人脸上都笑笑的，他抱了儿子就前边跑，妻便咯咯地后边追。穿大街，过小道，钻胡同，绕